聖學輯要 四

正家

摠論正家

孝敬

刑內

教子

親〻

謹嚴

節儉

正家功效

正家章
孝敬章
生事之道
死葬之道
祭之之道
以孝守身
以孝推天下
刑罰章
善可為法
惡可為戒
教子章
胎教
立教之序
教世子之道
親親章
閫嚴章
閫嚴內外之分
閫以接從侄之道
閫以任事之道
閫以教戚屬
閫以待宮侍
節儉章
正家功效章

正家

聖學輯要卷之七

正家第三 凡八章

臣按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
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朱子曰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
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蓋修己然後
可以正家故正家次於修己此以下治人
之道也

摠論正家章第一

臣按正家煞有節目今以論其大槩者著
于首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周子通書

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是也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大學

朱子曰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卦彖辭

程子曰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爲本故有家之道旣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程子易傳

葉氏曰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

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之道篤矣然必以正倫理爲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可篤者也○朱子曰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

孝敬

内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

臣按正家之道不出於正倫理篤恩義二者下文推此而爲說

孝敬章第二

臣按孝爲百行之首故正家之道以孝敬爲先

生事之道

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孝經下同）

吳氏曰人子之身父母之所遺自愛而不敢虧所以為孝之始也能立身行道則已之名揚於後世而父母之名亦顯矣所以為孝之終也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真氏曰孝者不出乎愛敬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刑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敬其親矣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

陳氏曰制節自制禮節也謹度謹守法度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

陳氏曰法法度也道言也宗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卿大夫有廟故言保宗廟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

陳氏曰移事親之孝以事君則忠矣移事親之敬以事長則順矣上即君長也士有田祿以奉祭祀故言守祭祀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吴氏曰用天之道謂順天之生長收藏而耕

耘斂穫各依其時也因地之利謂因地之沃
衍皐隰而稻粱黍稷各隨其宜也謹身謂守
身而不妄爲節用謂儉用而不妄費人能如
此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矣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
之有也
陳氏曰事親而不能有終有始㓂及其身必
矣
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
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

能事親

陳氏曰致極也樂謂愉色婉容人子事親之心自始至終無一毫之不盡可謂孝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論語下同

朱子曰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朱子曰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子曰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苟簡偷陋者與不得為而為之謂奢僭者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右摠論事親之道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禮記下同

陳氏曰溫以禦其寒凊以致其凉定其衽席省其安否出則告違反則告歸游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

方氏曰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曾子語止此

吴氏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

所愛敬亦愛敬之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陳氏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僞也勝當也○陳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捧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無至乃孝子之道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陳氏曰先意承志也○孔氏曰常於心想像
似見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已然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
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
至詈疾止復故
陳氏曰此言養父母疾之禮不櫛不爲飾也
不翔不爲容也不惰不及他事也食肉不至
厭飫而口味變飲酒不至醺酣而顏色變耳
齒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大笑也怒罵曰詈怒
而至詈是甚怒也皆爲忘憂故戒之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

朱子曰此章與内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所謂以下皆内則文下倣此見志不從志謂父母之志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孰與熟同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

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禮記下同

真氏曰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為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親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君子猶難之

臣按人子之孝有精有粗溫凊定省孝之粗也忠養愛敬孝之精也至於愉色婉容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則精而又精矣然此則道其平時奉養而已若遇疾病則當致

其憂若遇過惡則當熟其諫至於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然後乃為孝之至也由粗入精其序如此精粗固有難易但能極其粗然後能致其精不可以其易而忽之亦不可以其難而自沮下引文武虞舜之事以著實跡願 留孝思焉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暮）又至亦如之

陳氏曰內豎內庭之小臣御是直日者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日三過人之行也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陳氏曰在察也問所膳問所食之多寡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

說（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莊氏曰天下之理極其至則不可以復加文王之事親豈一毫之不至哉人之飲食或疏或數時其飢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視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虞書堯典）

蔡氏曰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舜異

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孟子

朱子曰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 允若信而順之也 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

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恭)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

死葬之道

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臣按文武處其常虞舜處其變處常易處變難處變而盡其道然後尤見其大孝故以虞舜之事終之

右言生事之道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論語

朱子曰懷抱也

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 饘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 孟子

朱子曰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麁也麁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也哀痛未盡思慮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

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
至死不窮邪淫之人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
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
羣居而不亂乎修飾之君子則三年之喪二
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
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
理則釋之矣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禮記下同○子思語止此

陳氏曰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也○金華應氏曰附於棺者若卜其宅兆丘封壤樹之事不獨明器之屬也

臣按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則言大夫之禮天子諸侯之禮推此可知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

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
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
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
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
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
耕犂所及

臣按地之爲義惟在藏風向陽土厚水深
而已不係於方位水破之說今之卜兆者
偏信相地之書有廣搜未定久不葬親者
惑之甚矣至如國家玄宮必卜新域曆數

綿遠纖向將盡爲山林鳥獸之窟殊非可
繼之道　中朝　列聖衣冠之藏下于
一山傳之無窮此可爲法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
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疏曰事盡理屈爲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
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
容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覓
之不得然也皇皇猶栖栖也親歸草土孝子
心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來而彼不至也至小

祭之之道

祥但慨嘆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則情意
寥廓不樂而已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陳氏曰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

右言死葬之道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當作禴)秋嘗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禮記 下同）

輔氏曰君子於親終身不忘故氣序遷改目有所見則心有所感焉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陳氏曰致齊於內若心不苟慮之類散齊於外若不飲酒不茹葷之類○疏曰先思其粗

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陳氏曰
五其字及下文所為皆指親而言○毗陵慕
容氏曰心之官曰思思有所至則無所不達
夫不二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
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
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
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
以通之矣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言思之
至則如見其存徹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旋出户

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陳氏曰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貌肅然儆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嚴陵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陳氏曰致慤極其誠也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

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

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周頌閔予小子之篇

朱子曰皇祖文王也此是成王時詩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羹也

又曰湯孫奏假格綏我思成商頌那之篇

朱子曰綏安也思成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盖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

以孝守身

右言祭之之道

臣按祭先以誠敬爲主不以煩數爲禮故周制宗廟止於月祭一月一祭傳說以黷祭弗欽戒高宗後世設原廟已乖禮意而享祀之煩至於日祭有司疲倦誠敬俱乏可謂禮煩而亂矣必有聖王深達孝道力復古禮然後祀典可正矣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論語

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

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
豈不可以爲孝乎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
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
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孝經
陳氏曰醜同類兵謂以兵刃相加三牲牛羊
豕也三者不除烖將及親其爲不孝大矣口
體之奉豈足贖哉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
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禮記下同）

吳氏曰行猶奉也或疑奉遺體而曰戰陳無勇何哉蓋殺身成仁而孝在其中矣

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

朱子曰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毁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樂正子春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跬步而弗敢忘孝也一擧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

以孝推天下

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
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
可謂孝矣

右言以孝守身

○伊尹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商書伊訓○伊尹訓太甲之辭

蔡氏曰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
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
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
愛自親始敎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敎民順也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措諸天下無所不行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論語

朱子曰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慎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

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災害不生禍
亂不作孝經下同
真氏曰人和則天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
之心以及人其終享愛人之福以及親所謂
以孝治天下者也後世人君蓋有暴虐其民
結怨稔禍至於危其親以及宗廟者然後知
聖人之言真百世之蓍龜也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宗廟致

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眞氏曰天地者人之父母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孝弟一心孝旣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矣此推言孝弟之極功爲人君者所當深體也

右言以孝推於天下

臣按人子之身父母生之血肉性命皆親所遺生成之恩昊天罔極是故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天性然也惟其物欲交蔽失其本心故父母遺體認為已有父子之間便分物我罔念生育之劬勞只怨一時之少恩故孝愛之根不植自私之萌易長多有先已而後親者殊不知此身生於父母非父母則無此身矣身非已有乃父母之所有也遺之以物人亦知感況遺之以

身者乎竭力盡命未足酬恩爲人子者能知此理則於愛敬之道思過半矣世人之所謂孝者或能愛而不能敬或能愛敬而不能盡其道必也愛至於全其仁敬至於全其義然後可謂無忝所生矣嗚呼人之性命受於父母而性命之中萬理具備一理未明一理未踐則吾之所受於父母之本體有所欠缺直至踐其形而無歉然後本體全矣然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盡孝矣人惟無愛敬父母之心故持身不

謹徃徃流於汚穢之境若於此心恒念父毋一有所失悚然驚懼若有傷於父毋則父毋之遺體恒立於清明正大之域仰法行健而足以事天俯則厚德而足以事地推而達之四海而無不準也（準人以是爲準也）於人子之心豈不恔乎且帝王之孝與匹夫有間繼述先業尤當盡誠匹夫以十金之産貽厥子孫子孫猶思善守況百年社稷千里封疆舉以相遺者乎若有一毫自暇自逸之念則孝思有缺而先業有虧矣尚

刑内

敢肆然自放以危宗祊以辱先君乎至如國君多事毋后而宮壼之中禮嚴情阻非若家人母子之愉婉于朝夕故宦寺婦人詐忠之徒易售讒間使明王損其孝哲母减其慈若非孝敬素孚感于神明則萋斐之說亦可虞也此是古今宮中之通患伏惟　殿下深省焉

刑内章第三

臣按治家必先正内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孝敬之後以刑内爲

善可為法

先

易曰家人利女貞（家人卦彖辭）

程子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獨云女貞者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朱子曰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無不正矣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卦彖傳）

程子曰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周南關雎之篇

朱子曰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盖其性然也窈窕幽閒之意君子指文王也逑匹也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匡衡曰妃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謂人君也民之父母后夫人

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来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宋范祖禹言於宣仁皇后曰皇帝納后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化所先今宜先知者有四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愽議所謂族姓者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

先聖之後勳賢之裔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
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故族姓不可不貴所
謂女德者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
嬖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
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
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記詩書所載
垂之後世以爲永鑒者選卜窈窕毋儀萬國
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
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
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所謂隆禮者天子之與

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蓋深非之也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来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人之夫婦自天子至於士一也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故禮不可不隆所謂愽議者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

閒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之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

又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齊風雞鳴之篇）

朱子曰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晩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

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跡興周室之業○唐太宗文德長孫后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鑑矜尚禮法孝事高祖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詔繩治俟意解徐為開理終不令有寃兄無忌於帝本

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帝將引以輔政后固
謂不可密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
間疾亟太子欲請大赦泥（廣也）度道人祓塞災
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
吾不為惡使為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
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
亂天下法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
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及
崩宮司以聞帝覽之悲慟

又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召南小星之篇）

朱子曰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遫貌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文王之妃大姒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遂言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漢顯宗明德馬皇后年十三入太子宮奉承陰后（光武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爲貴人時后

前毋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終始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宮名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正位宮闈愈自謙肅

右言善可為法

懲可為戒

○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大雅瞻卬之篇

朱子曰哲知也懿美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反為梟鴟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此刺幽王嬖褒姒以致亂也○褒姒者童妾之女也幽王嬖之出入同乘不恤

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湎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與諸侯約有寇至則舉烽火召其兵來援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乃廢申后以褒姒為后欲悅之數為舉燧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與犬戎寇宗周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弒幽王於驪山下虜褒姒而去○繆姜者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通于叔孫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

季孟而擅魯國魯人不順喬如盟而逐之擯
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
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
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善之長也
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是以
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在下位而有
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
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
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
無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

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爾今

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其實爲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摇市過之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去適宋南子有淫行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公大怒蒯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蒯聵入出公奔魯蒯聵立殺夫人南子

臣按此詩本刺褒姒而女戎之亂同一覆

轍故並載繆姜南子之事爲自古艷妻非
一而獨引二女者何哉夫冶容誨淫無才
可悅者只足以蠱惑昏庸而已英主不必
沈溺也惟聰明才智足以服人者最可畏
也彼繆姜南子二女者智足以曉善惡辯
足以明義理聽其言可追任姒而跡其行
無異褒妲雖明睿之主或未免愛其色悅
其才駸駸然蠱心喪德故表出以爲戒
程子曰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
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蠱

也若已蠧雖管仲可柰何未有心蠧而尚能
用管仲之理
臣按內悅美色外用賢臣若不相妨而忠
臣良弼汲汲以女寵為戒者何哉人君好
德之誠不如好色則枕席之間嬌媚之毒
日浸月漬深入骨髓守法之士怫欲之言
日忤月乖聽之邁邁必有順旨逢惡之臣
伺隙入于左腹以孽嬖為根柢內外膠結
以致政令顛倒危亡隨至故飛廉惡來根
柢妲己而商以亡林甫國忠根柢太真而

唐以亂程子之言豈不信哉

右言惡可為戒

臣按此以刑內名章而只論后妃之善惡不言刑妻之道者何哉蓋刑妻之道無他只是修己而已修己既至而心志一乎內容貌莊乎外言語動作一循乎禮夫婦之間相敬如賓衽席之上無昵狎之失幽暗之中持整肅之容則后妃亦且觀感變化雖不知學尚能自飭而蹈禮况天資純美素知學問者乎若不先修己自反多愧而

惟責后妃之正切切於禮貌之間而於隱
微之際未免縱情而失儀則已失正家之
本矣烏能儀表於一家乎況下於此者荒
于艶色失其正理后妃雖賢棄而不顧溺
於私嬖惟言是從貽害政事釀禍國家尚
何足道哉傳曰飲食男女之間大欲存焉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雖英雄
之才氣蓋一世者尚且蠱心於一婦人誤
其平生者多矣惟遵道願治之君志在為
善不為他物所移者乃能以正自律而又

能以正刑家也伏惟 殿下留意焉

聖學輯要卷之七

教子
胎教

聖學輯要卷之八

正家

教子章第四

臣按夫婦之禮既正教訓之法可擧故教子次之

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列女傳下同

吴氏曰側側其身也邊偏其身也蹕當作跛謂偏任一足也邪味不正之味

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

事

陳氏曰道言也正事事之合禮者令瞽誦詩以其精於聲也

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陳氏曰婦人妊子之時寢食坐立視聽言動一出於正然後生子形容端正而才能過人矣

右言胎教

○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禮記下同

陳氏曰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而可為子師者司馬温公曰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類之

子能食食音似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呉氏曰食下食字飯也男女皆以右手取其強也唯應之速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亦剛柔之義也一說鞶大帶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
讓九年教之數日
陳氏曰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
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
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陳氏曰書謂六書計謂九數不以帛為襦袴
為太温也禮帥初謂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
也肄習也簡者簡要諒信也謂習其簡而易知諒而易信之
事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吴氏曰勺周頌酌詩歌酌為節而舞文舞也
象周頌武詩歌象為節而舞武舞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
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陳氏曰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
賓嘉之五禮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
也不教恐所學未精不可為師也內而不出
言蘊畜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
程子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

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又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誦書也不得令作文字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陳氏曰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

敎世子之道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
去
朱子曰方猶對也物猶事也隨事謀慮
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陳氏曰服猶任也服官政與聞邦國之大事
也致事謂致還其職事於君也
右言立敎之序
○凡三王敎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
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
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禮記下同

陳氏曰修内者消融其邪慝之蘊修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真氏曰樂由内以達外禮由外以入中二者醺醲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陳氏曰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教大矣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

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
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真氏曰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
之自然開悟也審示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審
喻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以身教少傅
以言教蓋互相發也師者教以事而喻諸德
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
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
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
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

道也一世子之身而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
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
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
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是故養世子不
可不慎也
嚴陵方氏曰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權其可
以不知臣子事人之道哉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
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衆知父子之道矣其

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陳氏曰一物一事也語古語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太師也)主於成就其德一有書作一人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萬邦皆正

矣○真氏曰身為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為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効者哉秦漢以来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保傅篇曰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狹提有識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三少少師少傅少保

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翊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

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諫之雖切能受之而不愧恨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所爲合道如性自然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

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刈草菅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諺曰前車覆後車誡秦世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真氏曰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 ○朱子曰近世帝王教子之法踈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

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
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
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
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
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
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
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略如此是猶家有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
衝也豈不危哉
右言教世子之道

臣按三代教世子之法禮記及保傅篇備載而近世之失朱子亦言之詳矣蓋人有所敬而不肆有所畏而不放然後能動心忍性進學修德爲後世之教固甚踈略而六七歲後便有寮屬已習爲人上而無所敬畏進講之官極其尊奉師道廢絶接見有時而規諫罕聞惟是宦官宮妾日與親昵導之以宴安之樂慣之以奢侈之具故事舊習無非不正如是而望世子之學成德立堪爲萬世臣民之所仰賴者豈不難

哉必擇道德之士爲之傅使世子致敬以嚴師道觀感取法寮屬皆選端方志道之士晝夜與處左右挾輔薰習成性而有過則記有怠則警使世子心常謹愼不暇自逸然後學可日就德可目躋矣雖然君者世子之則也君而自無所敬畏放肆於上則世子固無所取則而彼師傅寮屬之賢者亦將不安於朝廷望望然去矣雖欲教養以道豈可得乎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書曰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伏惟

親

殿下深念焉

親親章第五

臣按孝慈之推莫先於親親故親親次之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小雅常棣篇下同

朱子曰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朱子曰脊令水鳥也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東萊呂氏曰疎其所親而

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順也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朱子曰翕合也湛樂之久也○疊山謝氏曰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

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

○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虞書堯典

蔡氏曰明明之也俊大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王氏曰親者親之也睦者交相親也

○公族有罪三宥致刑 禮記

禮記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磬懸縊殺之也）

（甸人掌郊野之官爲之隱故不於市朝）其刑罪亦告（讀爲鞠）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殺牲盛饌曰舉）親哭之○長樂陳氏曰不以公盡法不以義揜恩故三宥而又追之至於無及然後素服不舉爲之變

臣按親親有家之急務而親親亦非一道宗族之中賢愚不同敦睦之恩宜均用舍之義宜別養之厚而敎之勤擇其才德表著者而親任之其無才德不可用者使之食祿而已則宗族可全而政事無闕矣後世不得其中若偏信而委任則至於擅命而莫之制若矯弊而抑之過則雖賢能顧患而莫之用此皆非先王親親之義也贈遺有節接見有時閒以溫敎試其所習使之各展其蘊能者勸而不能者戒則情禮

謹嚴

並行而興起爲善矣後世不得其中若偏私過厚則有求必從有罪不治而貽害於時政若泛而不切則一不相接疎外如路人此皆非先王親親之恩也必也不以私恩害公義不以公義絶私恩恩義兩盡然後親親之道得矣伏惟

殿下留意焉

謹嚴章第六

臣按正倫理篤恩義之說上四章陳其大槩矣二者以謹嚴爲主故次之以謹嚴

明嚴內外之別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禮記下同

陳氏曰夫婦爲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故禮始於謹夫婦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陳氏曰祭爲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也皆坐男女皆跪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之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音逼）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陳氏曰湢浴室也

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人卦初九爻辭）

程子曰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家者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能

以法度閑之則無是矣故悔亡也

婦子嘻嘻終吝 家人九三爻辭

程子曰嘻嘻笑樂無節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以剛爲善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無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無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終至敗家可羞吝也

右言謹嚴於內外之別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大學下同

朱子曰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北溪陳氏曰敖只是簡於爲禮惰只是懶於爲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朱子曰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怨論語

朱子曰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莅之慈以畜許六反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右言謹嚴於接莅之公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禮記

吳氏曰古者妻妾之御各有夕當夕者當妻之夕也○嚴陵方氏曰避上僭之嫌也

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邶風綠衣之篇

朱子曰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辛有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春秋左氏傳

真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故妾不可以並后（並后謂妾如后）庶不可以加嫡（匹嫡謂庶如嫡）臣不可以儗君（兩政謂臣擅命耦國謂大夫之邑如國都也）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也辛有（周大夫）以四者併言而並后爲之首故叙于此○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卻愼夫人坐（坐席也）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

十斤 真氏曰文帝不惟赦之又有以賞賚之盎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右言謹嚴於嫡妾之分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春秋經下同

胡氏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真氏曰賈誼之書有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 已上賈說 古者之生世子則已

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林氏曰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所以謀安周室也

○胡氏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

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義之大者也○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愜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安徐也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子啓（景帝名）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齊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羣公子畏誅皆出亡田乞（齊大夫）攻高昭子

用嚴教

戚屬

殺之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景公子）請諸大夫盟立陽生是爲悼公遷晏孺子殺之逐荀子荀子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文帝[illegible]）

（而立長漢以興景公不豫而立少齊以亂一可爲法一可爲戒）

右言謹嚴於國本之定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商書說命）

蔡氏曰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

○吳氏曰官爵及私惡是蔽於私意非憲天聰明矣○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傚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帝以廣國即少君之名少君其字也賢欲為相恐天下以為有私久念不可乃以申屠嘉為相○成帝建始元年封諸舅為

侯夏四月黄霧四塞上委政元舅大司馬王
鳳劉向以王氏權位大盛而上方嚮詩書古
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
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
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
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王章言鳳專權蔽主之過上感悟納之鳳憂
懼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
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使尚書劾章下

章吏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真氏日成帝本導章使言既不忍退鳳乃使尚書劾章是誘而陷之於罪也何其不忍於弄權之臣而忍於為國忠言之士也忠言之士為誰計而略無愛惜之心耶○臣按成帝感悟而不能決退王氏是知國之危而不為之恤也君心如此更無可救之路矣噫鳳疾薦王音自代鳳卒音為大司馬音卒王商為大司馬商卒王根為大司馬根病免薦王莽自代終至於篡漢東漢之興伏誅

臣按外戚之禍史不絕書今取二人著于此竇氏之賢可以為法王氏之姦可以為戒或者以文帝不相廣國為内不足而避

嫌此不知文帝者也文帝為子孫慮深矣
賢如廣國尚不可柄用況不賢者乎以此
為坊子孫昧於家法尚且以外家亡國況
素無貽謀者乎夫外戚之亂政皆由人君
不能好賢故也惟其不能好賢故忠邪臧
否茫不辨識疎遠之臣舉歸之不信而只
以戚畹為可親信殊不知小人見利忘義
雖父子之間尚不能無隙況於外族乎惟
喻義之君子然後乃能愛君如父伏節死
義矣尚何親疎遠近之有間乎以此言之

戚畹之人非有才德兼備忠誠表著為一時清論所宗主者則終不可任以國政也夫撫之以恩用適其才使之不失其祿是固教戚屬之善策而謙退自守不居要地保族全家此亦戚屬自處之良謀也善乎樊宏（漢光武之舅）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宏以謙柔畏慎自處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榮寵終身子孫受慶後世之人主欲保外

侍 以侍宦

家者宜以此為教外戚之貪權樂勢進不知止危國敗家者其亦法此而自悛可也

右言謹嚴於教戚屬

○詩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大雅瞻卬之篇）朱子曰寺奄人也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孔氏曰奄人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

是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信而任之國家滅亡多由此作（孔氏之言深明宦寺情態）○張子韶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豎刀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唐宦者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可以

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真氏曰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未然也夫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木亦皆得所況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乎人主德不修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虫草木亦皆失所況左右之臣其有得其所乎故秦室危而斯高僇漢業壞而張趙誅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為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

卒貽於身後曷若馬存亮輩不貪權而溢寵爲能保其身哉然士良之言自古奸臣之所未道爲人主者宜寫此一通置之坐側必近儒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不能惑姦佞不能蔽矣否則未有不爲士良輩所愚者

臣按宦官之禍古今宜有蓋其親近人主情狎跡秘浸潤日久有以潛消默鑠人主好善之心故也漢假威權唐授兵柄欲制不得史冊昭然可爲鑑戒矣我國

王家法嚴肅二百年來未嘗有宦官預政

者此誠近代之所罕聞也然未可恃此而不慮於所忽日新檢飭宮府一體使貂璫之輩嚴畏士大夫然後可以永守先王家法矣

右言謹嚴於待宦寺

臣按謹嚴一章治家之道悉備蓋辨別內外閑以禮法則男女得其正克去偏私蓋以公明則好惡當乎理嚴嫡妾之分則上和而下敬謹國本之定則統一而民安教戚屬以謙德則義正而恩隆律宦寺以常

憲則陽長而陰消（宦寺陰類也）其綱在於閑以禮莅以公耳禮不嚴而心不公則嘉言善政皆苟爲文具而已所謂禮之嚴者宮壼整肅尊卑長幼秩然有序莫敢踰分戚屬謹飭不敢私通請謁之謂也所謂心之公者一視內外少無偏繫內庭之作善爲惡者戚黨之輸忠犯科者皆付有司論其刑賞一裁以正之謂也夫如是而倫理正恩義篤則推之而治國治天下無所往而不得其當矣伏惟 殿下致意焉

節儉

節儉章第七

臣按正家之法已備於前而節儉最爲人君之美德故表而出之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論語

朱子曰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

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
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
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
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周公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書無逸
蔡氏曰卑服猶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
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
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盖舉一端
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漢文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

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為天下先真氏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為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為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財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為後世法矣○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東方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

數千載難言也臣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土木衣綺繡廐馬被繢罽宮人垂珠璣飾文采叢珍怪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真氏曰東方朔可謂知化民之本矣文帝之儉如彼風俗安得而不厚武帝之侈如此風俗安得而不薄朔近述孝文時事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而武帝不之聽卒以奢靡敝其國惜哉

伊尹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商書太甲○伊尹戒太甲之辭

真氏曰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爲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爲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

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臣按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盖儉則心常不放而隨遇自適侈則心常外馳而日肆無厭今以人家子孫言之先世勤勞立其產業子孫以儉約自守者傳累代而家業不替一有侈縱者出焉則肆意爲樂積年所聚一朝蕩盡一家成敗則所係者小矣若邦國則祖宗積累之功非起家之比而府庫所藏秋毫莫非生民之膏血豈敢妄事奢靡以費天財以困民力以敗先業

乎至如我國　先王累代以節儉繩家量入為出綽有餘財故府庫之蓄陳陳積億自燕山以後宮中用度日漸侈大不遵先王之舊厥後因循未見改紀故國用日縮目今宮中別無新創華靡之習國內別無非時土木之功而一歲之入不能支一歲之出累　朝宿儲將至罄竭脫有飢饉之灾兵革之虞則無以措手足豈不大可寒心哉宮中服用已變於　國初無以示儉約故閭巷之間奢靡成俗以羨麗之衣

珍盛之饌爭能鬪巧倡優下賤寢處錦綺
上下無章靡費不貲人心日放民力日困
若不自　上有以變化之則馴至於國
非其國矣變化之術不可處以常規必也
自　上以帝堯茅茨土階為心　內殿
以馬后躬服大練為法節損宮中用度儉
約之制始于掖庭使士大夫家觀感取則
達于庶民然後錮習可革天財不流民力
漸舒矣伍舉之言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
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伏

正家
功效

惟 殿下致思焉

正家功效章第八

臣按人君正家之效積累於袵席之間洋溢於邦域之中不待發號出令自能移風易俗故以化成於民者終焉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大學下同

朱子曰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朱子曰詩曹風鳲鳩篇○問父子兄弟足法

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
和兄弟是如何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
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
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
不亂是不得已著恁地而今且理會常底今
未解有父如瞽叟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
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周南桃夭之篇
朱子曰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之子
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

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
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
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韓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
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周南漢廣之篇）

朱子曰思語辭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
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
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

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又曰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周南兎罝之篇

朱子曰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唇上聲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兎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臣按周南爲正家之詩故引三詩以著正

家之效盖男女以正而江漢變淫亂之俗
賢才衆多而野人抱干城之器則其化之
入人者深矣推原其本則是文王意誠心
正之功故朱子曰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
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
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惟其意不誠心
不正故不能推以正家家不正故不能推
以治國苟能意誠而心正則家國在擧而
加之耳古之人君固有家不正而粗能爲
國者矣若齊桓公內嬖六人而任管仲霸

諸侯唐太宗宮闈多醜而用魏徵治天下雖假仁義以獲一時之安譬如無源之水雖溢而易涸無根之木雖茂而易枯桓公身歿不葬尸虫出户齊國之亂數世靡定太宗付托非人墓木未拱麀聚瀆倫子孫誅夷豈若三代聖王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有源有本流遠而瀾盛華美而實繁者哉不特人君為然人臣之欲致君澤民者或以言語之學求感悟於頰舌之間而不曾反省厥躬考其行未免愧怍

觀其家未底和肅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
說而忘其順者多矣其何能誠動君父惠
及蒼生乎是故人君不正宮壼而欲化民
人臣不正妻子而欲格君者是猶不耘而
求穫也縱使善於假仁姑濟一世豈可恃
以長久乎伏望 殿下先正國家之本
力行善則之道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
禮樂之制萬世幸甚